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甕牖閒評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舉人臣王藻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甕牖閒評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甕牖閒評八卷宋史藝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録惟李燾續通鑑長編考異内閒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姓名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亦不題撰

人今考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於科名而惟務勤學有禩著一編曰甕牖閒評又燮集載其曾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為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考訂為主於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

切訓詁悉能剖别於毫釐疑似之間其所載
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
雖徵引既繁不無小誤如謂漢書叙傳稱袁
盎為子絲疑傳中字絲為脱文不知叙傳以
四言為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記項羽本
紀稱字羽而自叙亦作子羽是其例也又謂
古詩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稱佳人乃
賢人考日暮倚修竹乃杜甫佳人詩云非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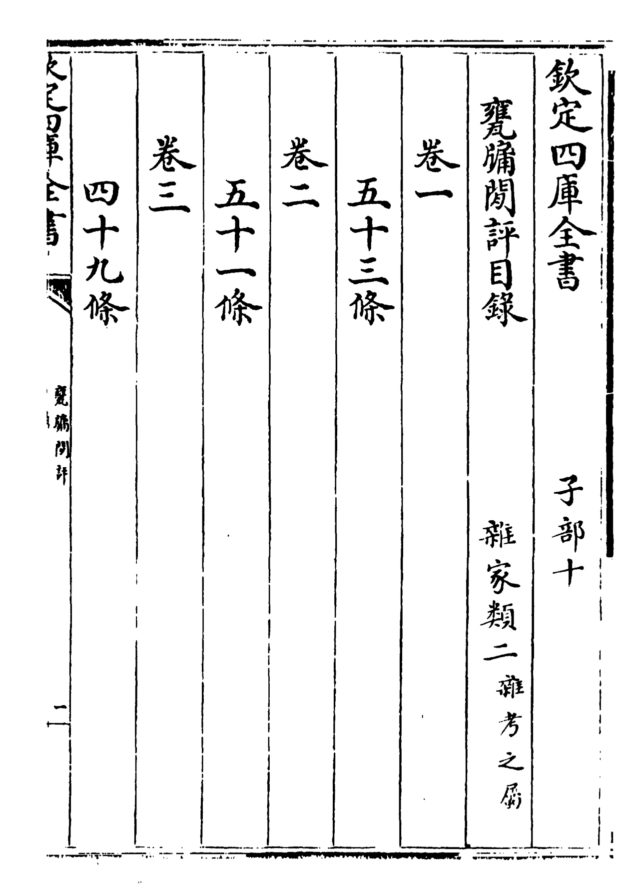
人已謬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合為一篇尤非至於不知腹猶果然出莊子不知鼠姑為牡丹不知屠蒯杜蒯乃聲之轉如包胥之為勃蘇亦均失之眉睫之前而大致該洽實考据家之善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夔孫甫史皆有傳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考今幸從沉埋剝蝕之餘復

加簽訂排比成編使其姓名學問不致終沒於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原書卷帙不可考今所輯者尚四百餘則條目頗為紛襍謹依類詮次分為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襍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乾

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甕牖閒評目錄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卷八

四十八條

欽定四庫全書

甕牖閒評卷一

宋 袁文 撰

需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需需字不從而也今人作需字乃從而益篆文天字與而字相類後之作字者失于較量各從其便書之其誤甚矣五經文字云需音須遇雨而不進從而非也

匡謬正俗以溺為休休乃是沈溺字溺又音而灼切其

水不能勝鴻毛葢弱水也夫弱水弱字尚書只作弱字不知後加水㸃者又何據也

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嘼字且云字林嘼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即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為獸也如此則是古本原作嘼字想因唐明皇改為今本尚書時未究嘼字之義而増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嘼許救切

益知古本作𢍆字無疑矣
忍字藏刃于心是能忍也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
書顧命篇一人冕執鋭蘇東坡書解云鋭當作鈗是也
鋭本非兵器書既誤作鋭字而著書者又妄云鋭矛屬
竟音以稅切其誤抑又甚焉
說文羕水長也從永羊聲引詩云江之羕矣然則漢廣
詩中永矣永字當作羕字不知何故後改為永字
詩匍匐救之救字可音居尤切蓋自就其深矣方之舟

之四韻皆是平聲而此救字卻只作如字乃陸德明之失也詩補音引三略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又引周武王盤銘與其溺於人寧溺于淵溺于淵尚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是矣

柏舟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菁菁者莪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東山詩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中用儀字極多補音云儀有牛河

切合音義字是也今觀尉卿衡方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此儀字本是義字今竟作儀字然後益知古儀字皆可作義字用補音之言信不誣矣

桑黮即桑葚也氓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註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泮水詩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此黮字亦當作平聲但借字耳補音以其不在韻故遺余獨證此黮字既叶林字音字則與葚字同音椹字無疑也又五經文

字甚音示枕切桑實見魯頌黮與葚同然氓詩自有葚字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五經文字不引此葚字乃引魯頌之黮字何耶

萱草豈能忘憂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者諼訓忘如終不可諼兮之諼葢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背北堂耳其諼字適與萱字同音故當時戲謂萱草為忘憂而註詩者適又解云諼草令人忘憂後人遂以為誠然也如嵇康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二者止與

千載之下作對若謂其實則無是理矣

今人作文下字能用古者則為有據成佳作雖古人亦爾詩云有狐綏綏蓋本塗山人歌云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此禹娶塗山時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註云摻七紺反音憾余謂摻音憾極是蓋禰衡漁陽摻古歌邊城晏開漁陽摻亦當音作憾字以下句云黃塵蕭蕭白日暗暗字與憾字甚叶不可作他音僧孺既以摻

字音憾字則詩摻執手者亦當音憾字無疑徐陸二家音七鑒所鑒切者皆非也

詩補音明字有謨郎切如雞鳴之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是也韓退之詩云歳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湘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此詩用明字亦當作謨郎切矣

世有孃惜細兒之語陟岵之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母以少子行役其心眷眷

然而形之語言如此此正所謂孃惜細皃者不獨今人為然古亦有之

詩載弄之瓦人多以瓦字不叶為疑或云此瓦字乃是𠕋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

奚斯未嘗作頌也詩所謂奚斯所作者葢廟爾揚子法言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固已誤用後觀資古紹志集載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

斯之追述樹碑石于墳道則又承揚子誤焉

禮三十曰壯有室而家語載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亓官氏而生伯魚然則禮經葢舉其大略耳

西京雜記云櫻桃含桃乃二物禮記月令載羞以含桃漢孝惠緣此原廟薦櫻桃如此却只是一物也鸎桃只合作此鸎字葢此果多為鸎所食而又曰含桃者亦為鸎所含故耳玉篇别出一櫻字已是妄作又出一梣字云今謂之櫻桃豈以又名含桃而復出此梣字耶此尤

可笑者也

春秋星隕如雨杜預註云如而也星隕而雨也而如固通用第恐雨時天上未必有星今覩唐臨淄王平國難之時唐史載是夜天星散落如雪則星隕如雨是亦散落者乎故余謂如字不可盡訓為而字也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恐無是理也春秋時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與齊戰諜者云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夫大軍屯駐之地豈復

有烏鳶耶以二諜者之言攷之則知田單未必能致烏鳶矣

理李二字古通用初無異義也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管子云黄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為李以二書攷之則知左氏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初無異義李濟翁資暇録辨左氏傳行李作行李謂李字乃古使字其理為甚當前未有此説也王觀國學林乃云古文字多矣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余謂濟

翁所説𤘅字葢出于玉篇山字部中載之為甚詳觀國
作學林多引廣韻玉篇以為證獨不知𤘅字何也
衙許慎説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
行貌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音者其出于唐人改
牙為衙字之故㩁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衙字
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葢德明唐人見當時呼
為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於稽攷也使左氏傳可
作牙字則許慎必不只音語而不為牙字矣然則使後

世轉為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

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然杜預註左氏傳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按饕餮一獸耳其為物食人未盡還自齧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鴞者貪食則固然矣恐未必貪財杜預乃分貪財貪食為二事未知何據

古寧甯二字通用既曰通用則甯字可作平聲寧字可作去聲惟人名地里則不應如此要當歸一可也史記

酷吏傳有寗成而漢書乃作甯成漢書地理志有廣寗縣而晉書乃作廣甯郡如此等類註家合攷其人名地里若是寗字則寗下不須音矣卻于甯字處下註云甯讀與寗同若是甯字則甯下不須音矣卻于寗字處下註云寗讀與甯同如此庶幾後世知其合是寗字或甯字其音讀不至差錯也豈可不為區別而猥云寗甯通用也耶余嘗怪左氏傳納公孫寗儀行父于陳公羊傳乃作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而陸德明因鄭氏註禮運

云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乃云左氏傳作寧字公羊作甯字各依音讀如此卻是二人則已為可笑又賈生過秦論云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註云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初不知寧甯二字通用而妄為此論此尤可笑者也

挑戰挑字左氏傳與漢書皆作上聲音今匡謬正俗挑字乃音他彫切恐誤

黄朝英作緗素雜記載淮南子云鄢陵之戰陽穀進酒

于子反而説苑乃以為穀陽班固古今人表又以為穀陽豎然當從淮南子為正余謂朝英為誤朝英獨不記左氏傳何也左氏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當從左氏傳為正

左氏傳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字疑是蔡字蔡大龜也龜之動必先縮其足葢有衛之之意且其性最靈則不可謂無知也若葵焉得有知乎

夷庚地名也見左氏傳因杜元凱註云往來之要道後

世遂以往來之要道名夷庚故束晳補亡詩云蕩蕩夷庚物則由之是矣

補註韻中新添一棋字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然韻略自有棊字即此棋字也只合于棊下註云亦作棋卻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又何別出一棋字耶

漢儒記鄭子產之事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之左氏傳乃云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左氏傳云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羽案羽左傳作雞此蓋誤憶杜註為本文郈氏為之金距所謂季氏介其羽蓋用甲以蔽雞之身庶不為金距所傷也前輩作文多借字故司馬遷以介易介其義則同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以播其羽之說非所以介其羽矣而高誘註呂氏春秋乃曰鎧著雞頭夫鎧著雞頭則與介其羽全別高誘不引左氏傳為證而妄為解說未知何所據也

左氏傳一个註一个單使或者改一个為一介非也若

可改則又弱一个焉亦可改為一介乎

左氏傳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臭葢其氣耳非不香也易曰其臭如蘭月令其臭香豈謂不香耶若分臭與香為二物香者為香不香者為臭非也

一薫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二句猶可作又音而不音則非也猶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鼎血之猶九宗之好好有許候切則猶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

惟維二字古通用唯字亦然書中盡用惟字詩中盡用維字各從其便故詩中維此文王左氏傳乃作唯此文王字雖不同而其義則同正義謂今王肅註詩及韓詩作唯此方且致疑于其間彼葢不知詩中盡用維字初無他義也

詩云其會如林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慎説文不合將會字作旝字解以為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

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為旝字至魏晉以來造雲旝翔旝飛旝連旝竟以旝為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許慎說文誤解會字為旝字而然也夫旝者旃也乃大將所執之旗左氏傳云旝動而鼓是也今若以會為軍中機石則旝動而鼓作何說耶又況旝字從㫃㫃字可施于機石乎而五經文字方持兩可之說云旝者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此之謂旝或又云旃也大將之麾是矣岐說如此將何以取決乎

萬者蠍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義全別萬字之不可為万字猶万字之不可為萬字焉惟錢穀之數則懼有改移故万字須著借為萬字葢出于不得已初無他義也其餘万字既不懼改移則安用借為哉余嘗觀左氏傳云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又云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恐是其名萬須著用如此寫若畢萬之後必大本是此万字誤借為萬何以知之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茍非此万字何為有盈數之言以至詩書中如萬

邦為憲無以爾萬方萬福攸同萬民是若用万字處甚多皆誤借為萬字耳如以万可借為萬字則四方亦可借為肆方五行亦可借為伍行乎以是推之二字之義不可以借昭然矣

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本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菀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鸒為鸒斯而不悟如揚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

甚于鷥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又法言于鷥斯斯字復添一鳥字不知何義遂使唐韻斯字門復添一鶳字云此鷥鶳之鶳若斯字可添一鳥則柳斯蕭斯當復添何字殊可笑也只恐是後人誤添爾若子雲自作此字則當時問者又何以從其奇字耶

泠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泠字改為伶字後世遂以泠為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泠人也古皆作泠或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柳

又甚焉若王介甫解伶字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此又似乎穿鑿

詩補音云馬字有某音滿補切引左氏傳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爲證故擊鼓之詩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字乃某音也野字有竪音上與切引左氏傳童謠云鸜鵒之羽公在外野爲證故東山之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野字乃竪音也學林新編辨詩中下字陸德明釋音多音作户

字然有不可者遂疑擊鼓東山二詩馬字與野字不叶而不知詩補音馬字有其音野字有豎音則知二詩下字皆可以音作户字無疑矣

字書孥乃都切妻子也帑它罔切金帛所藏舍也此二字初不相干因毛詩常棣篇樂爾妻帑借用此帑字故左氏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及爾以帑免史記何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漢書盡除收帑相坐律皆借用帑字而廣韻玉篇見諸書如此遂並以帑字亦音乃都

切矣

學林云檀弓杜蕢㠯外來註云杜蕢或作屠蒯左氏傳昭公九年膳宰屠蒯入釋音屠音徒余案杜與屠乃二音惟姓與名當専一音不可以呼二音本是杜蕢殆假借為屠蒯耳學林所言如此余以為不然葢屠者乃屠宰之屠由蒯之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為屠蒯屠非其姓也如所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巫咸之先世為巫遂稱為巫咸師曠之先世為師遂稱為師曠與屠蒯之事

同也檀弓乃改為杜蕢卻是假借用字耳豈可反謂左
氏傳假借屠蒯而為之耶
旦字從日從一一者地也日初出在地上則為旦故孟
子云坐以待旦左氏傳云旦而戰月令云昏參中旦尾
中古詩亦謂將旦羣陰伏皆日初出之謂而或者不知
乃以日一為旦謂初一日也此說誤矣又有以曰下一
為旦此說尤誤矣
曾臧孫紇與叔孫紇紇字音恨發切世多是之今攷漢

書云秦復得志于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注云齮音螘齕音紇正孟子禮記所謂胡齕者是紇與齕同音無疑矣不必音恨發切也

左氏傳載逢丑父逢字陸德明無音千姓編乃歸在逢字門下與逢蒙同如此當讀作龎字德明失音也而孟子逢蒙逢字亦與左氏傳同孟子音又云逢從夆下江切以此知不獨德明失音而二經皆當從夆皆誤從夆矣非獨此也左氏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德明音奴口切

然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如豆切皆云乳也葢左氏傳合作穀或穀字初非穀字日久流傳之誤亦如逄字之與逢字矣

匡謬正俗云孝經仲尼居居當音據則知詩鵲巢維鳩居之居字合音據字而陸德明失音也

香奩類藳謂嬾真子錄以不佞為不才非也乃以佞為諂佞之佞亦非也惟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為口辯此説極為得之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而獨遺

仲弓者以仲弓無口辯也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荅以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非口辯而何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其將長蔡也賴佗一言而卒長衛侯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不佞非無口辯而何

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謂魯因子騫一言

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於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蔡邕石經論語云是魯孔丘歟曰是曰是知津矣今本論語于曰是下卻多一也字

多秖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秖余

固疑之後覲服虔解左氏傳秖見疏也云晉宋杜本秖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案文選西京賦作清酤䇺注廣雅曰多也此即引為多字恐誤何晏景福殿賦云㸃施如宛虹赫如奔螭南峘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秖二字古通用無疑韻略送字韻内閧字音胡貢切注云鬭聲彼謂孟子鄒與魯閧註作鬭聲故如此說然閧字之義初不是鬭聲也夫孟子所謂閧者乃鬨字亦音胡貢切此鬨字乃鬭

聲爾

今人言治行二字葢出于漢書鄭當時傳云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亦孟子所謂治任之意歟

孟子云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余謂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當作異於白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疑脫誤致然今復添一白字然後其意始明矣

甕牖閒評卷一

甕牖閒評卷二

宋 袁文 撰

人謂蕭何識韓信為知人然何初見漢高祖乃云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何尚不識高祖則識韓信亦偶然耳未足為竒也

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為簡公臣布恵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

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葢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然不知宰予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闞止與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為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謬誤至于如此

夢固有足徵者殷高宗之夢傳說是也若漢文帝之夢鄧通豈其然乎通乃幸臣文帝欲貴之而恐羣臣力爭故托諸夢以為辭聊以掩一時之口耳

項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田榮共擊之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此漢書項籍傳所載也至田儋傳則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一傳以為項梁一傳以為楚懷王未知孰是

漢高帝初起野戰喪皇妣于黄鄉後不免招魂以葬遂諡為昭靈夫人此高帝即位之五年也至吕后七年從丞相平之請于是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班固漢書載之甚詳而三國志蜀甘后傳云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乃以為封皇后在高帝之時何不同如此也疑三國志中有誤當更攷之

吳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黥布軍是時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乃立濞為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

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吳王反時年六十二當云漢後四十年可也

顔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恃頼其夫視之若庸奴

攷史記張耳傳云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漢書劉向傳云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何得有百萬之師若以陳勝傳攷之周文陳賢人即周章也自言能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

卒十萬至戲軍焉而已不聞有百萬之師疑十字誤為百字

揚子雲法言云徵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若以漢書叔孫通傳攷之止云魯有兩生不肯行而云齊魯者承上文齊魯大臣之語疑後人添一齊字也

漢書鼂錯傳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今諸本皆作禍字余謂此禍字當是過字葢前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二過字皆同必無別用禍字之理

鼂錯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遂從潁川來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則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説誤矣

史記黎明二字漢書作遲明遲訓待待明而後為也若黎明則不然黎訓雜乃黑白未分之時殆天欲明未明之間耳猶之黎民其頭半白半黑故曰黎解漢書遲明二字而引史記所謂黎明者云亦徐緩之意則非也

過當過過字今人皆作去聲然史記衛青傳用過當二字過字乃音平聲過從過過字今人皆作平聲然張不疑詩憶昔荆州屢過從過字乃音去聲

漢書項籍傳贊載賈生過秦論云卒起阡陌之中陌字讀者往往皆作錢陌之陌然顔師古不音又史記或作千百以是知本是千百字漢書借為阡陌止合作如是讀也

往來二字一體也安有往字從彳而來字不從彳者彳

行字之省文耳來字若不從彳乃是來牟之來雖曰來

字非往來之來也漢書云氐羌徠服又云天馬徠從西

極用此徠字極是夫古人制字未嘗無義皆為後世所

更變遂不容稽攷非古人之過也

史記漢書胏腑二字亦有作胏附者古人多假借用字

葢喻親族猶人之有胏腑常相依者也註家不能深攷

其義乃妄為解釋遂有肝胏相附之說余謂作附處下

當云附讀與腑同而徐廣註史記卻于腑字下音為附

字殊非作史者之意耳

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從禾又有禀字下從示于從禾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禀字下云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禀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禀字須諸國稟食卻當從禾作稟字恐是其錯誤也

奉朝請請音去聲葢漢書所謂春見曰朝秋見曰請顔師古音之甚詳蘇東坡作送程建州詩云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乃于永字韻押恐誤因思今之官制有所

謂朝請郎朝請大夫者請字皆合音才性切而今之人止作上聲用何也

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此要字合音約顔師古不音誤也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内以為邀字亦誤矣

物故者其說甚多或云人死則為物非也漢書蘇武傳云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宋祁謂物音歿極是葢本是歿字借用物字何勞異說耶

漢書魁梧二字梧字音去聲陳子高詩云樓下旌旗五丈餘府中賢尹計魁梧梧字乃押作平聲

今人呼厮兒厮作入聲漢書厮字本音斯取薪者也

漢書地理志大嫑嫑即要字也與陳咸傳云大要教咸諂爾之要同顔師古于嫑字下音一遥反而班馬字類遂收入蕭字韻内豈其誤耶

長者蓋惇厚之稱初不間男女也今人皆呼男子為長者漢書云為其母不長者則知女子亦可以稱長者矣

唐子西作淮陰婦墓誌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人長者有知識豈亦是此意耶

韓退之有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 少音始紹切蓋謂稍長時也亦猶漢書戾太子傳云少壯詔受公羊春秋註少壯言漸長大也故其上句云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人多讀作去聲者非是又匈奴傳云少長則射狐兔而其上文亦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則知少長正是稍長時也若左氏傳所謂少長有禮與夫少長于

君此少字卻當音失照切

漢書濟北王興居反詔曰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三劉釋云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葢脫一居字也余謂若依高帝之詔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歸者赦之又脫一歸字也

漢書爰盎本傳字絲而敘傳乃云子絲慷慨疑本傳脫子字

漢書于定國傳云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竊謂哀鰥寡三字本意止是哀矜矜字多借用鰥字故曰務在哀鰥後人不知鰥字乃矜字且謂經史中無有獨用鰥字者遂增一寡字作鰥寡耳

許慎註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廣韻敝衣繻也荀子乃作豎褐者疑借豎字耳而註家便解為僮豎之豎乃云僮豎之褐漢書裋褐不完註家亦云裋者僮豎所著布長繻也承荀註之誤耳

漢書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其意葢謂禹凡有造請者禹不報謝務在絶人故也顔師古卻于不行字下註斷報謝乃屬下文又註云以此告報公卿殊不可解

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黄霸傳鶡雀二字云顔師古本解作鳻雀官本誤以為鴳雀耳且鴳乃鳥聚貌非鳥名也此說良有理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何以知其然葢玉篇云鶡音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鬬死而

止又云鳺音扶云切鳺雀似鷃玉篇見漢書註有此鳺字故出此鳺字玉篇葢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自作鳺字矣初非官本之誤也

人主好尚不可不謹也嘗疑漢宣帝時祥瑞不應如是之多及觀黄霸傳以鶡雀為神爵霸乃便稱祥瑞非張敞力辨其非是則宣帝又以為然以是知當時祥瑞其真偽葢不可知不宜如是之多也

漢書景帝名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

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立為長沙定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註云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蘇東坡作趙伯成母生日致語口號斷句云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佝長沙舞者乃長沙王發非唐兒亦東坡錯誤也

漢書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註云非不吝惜城與國但以佳人難得愛悦之深不覺傾覆余謂此說非也所謂傾城與傾國者葢一城一國之人皆傾心而愛悦之非謂佳人能傾人城傾人國也若果能傾人城傾人國武帝雖甚昏蒙其敢求之耶且延年者亦曉人方欲感

動其君故諄諄及之而其言乃險巇如此其欲人君之聽也難矣將何以成事乎故余謂延年之言必不然乃解註者之失也唐劉夢得牡丹詩云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傾城若盡依註者之言則牡丹亦解傾人之城也

顏師古解漢書陸賈傳箕踞二字云伸兩脚而坐其説非也箕踞者乃抱兩膝而坐耳唐子西作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蹐其

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此狀箕踞良是

豪氂二字漢書云度長短者不失豪氂註云豪兔豪也十豪為氂後漢書岑熙傳云足下生氂正用此氂字然則氂亦豪也葢豪之粗者故有十豪為氂之說而今人豪氂字乃用此毫釐字何耶

漢書班婕妤傳云哀褒閻之為郵顔師古註云郵讀曰尤尤過也余謂合用此尤字乃借用郵字耳與成帝紀以顯朕郵之郵同只作郵讀與尤同便得何勞作過解

耶

鰒魚倭螺也今漢書王莽傳載莽亶飲酒啖鰒魚註云海魚也恐顔師古未必知是倭螺耳

後漢書馬援傳有冘豫二字註云冘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尤字耳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

班固謂向歆父子有異同之論以其學之不同也然向當成帝時王氏專權書凡四五上既作洪範五行傳奏之又引齊田氏魯季孫之徒反覆辨論推衍徵驗勤勤

懇懇無所不至未嘗不欲救漢家之禍而抑王氏之權也至欵則不然方且與甄豐王舜輩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卒成簒奪之禍迨其末年聽王涉語雖欲與董忠及其子伊休侯同心合謀共劫持之吁亦晚矣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由是觀之則所謂父子有異同之論者葢不止于學也

西漢王嘉減法律盛德事也班固漢書不載乃見之東漢梁統傳中統因勸光武嚴刑而及此決非妄言况班固

又在其後當以統言為據

今州縣皆立皐陶廟以時祀之葢皐陶理官也州縣獄所當祀者泊宅編謂後漢以來始有之攷范滂傳坐繫黄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夫滂既不曾祭則亦未可據以為始此也

使事而不知其義未可輕用也頃拙猶言抑揚耳故後

漢書孔融贊云音情頓挫是矣一士人謝及第啓云頓挫揚屋屮幸塵忝頓挫乃作摧挫解則非抑揚也

去字若作起呂切字書訓藏晉書云阿堵物去與漢書去草實而食之是已

鞋韈以革為之故字並從革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矣史曰張釋之為王生結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絶恒禮凡有

屢行者應皆跣韈葢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曌照𠀑天埊地〇日囝月〇星𠺞君𢘑臣𠡦吹𠁈載𡕀年𠙺正而則天自名曌且則天取古已制之字而改易之意者古人制字未盡善耶亦可謂贅矣案集韻載則天自制者十有八字于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𤯔人字圀國字之類皆見于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此學林之文也余又攷東觀餘論跋華嚴經一段

乃云唐史載武后作十二字此卷復有諡聖等字蓋當時制作不特十二字而已以是而言則武后自制之字其數固不可知得非唐史所載者果有未盡乎

唐太宗既得有一女子身姓武之讖知其後唐室必亂故以疑似而殺李君羡而不知所以亂唐室者乃在以李勣遺高宗也其後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羣臣皆以為不可獨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竟成武氏之禍唐室幾亡者數四夫太宗非不聰明非不

欲弭異日之患而禍機之伏乃屬自貽其後如此嗚呼夫豈人謀也哉非天其孰使之

首鼠猶言進退耳唐書郭子儀傳云孽寇首鼠是矣一士人與朋舊書云滯留上國首鼠六年乃作首尾解則非進退之謂也

孿雙生子也唐書王仁皎子守一與明皇廢后孿生是矣孿音所眷切侯鯖錄云孿子之相似疋謂雙生而又作此孿字未知孰是

唐李錡之死也二婢配掖庭其一曰鄭則幸於憲宗是生宣宗後乃為皇后此全與柴翁之女相似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入雒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踰旬不進其女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即郭威蓋周祖也亦竟為皇后夫二婦人之命初亦榮矣既而皆遇禍變幾不免其身然未幾卒貴如此亦可謂異人也

唐之亡也楊涉為押國璽使其子凝式時見直史館謂

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云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夫凝式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為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忠誠少見於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略不為一言何哉若謂無此事耶今資治通鑑載之為甚詳此余之所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謂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

當離亂之時姑托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涉辭押國璽使之命乎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傳而五代史乃云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甕牖閒評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甕牖閒評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王藻

甕牖閒評卷三

宋 袁文 撰

世言牽牛織女故老杜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然織女三星自在牽牛之上主金帛非在東也二星既皆在西則世俗鵲橋之說益誕矣而老杜詩又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殆見人言紛紛聊以為戲耳

凡龍之有翼者曰應龍見東觀餘論故曰應龍之興雲

霧滃然而隨

遯齋閒覽載閩中泉福興化三州瀕海每歲七八月多東北風俗號癡風亦名為報風此說妄也余鄉常有颶風但初來聲勢頗惡與三州不異人家即曰報起矣有項則亦蜚瓦拔木無所不至所謂報起者即颶風也第其名不同耳初不見有東北風遯齋泥報字遂有報風之說以余鄉之事觀之則遯齋之言為無據矣

夏間久旱四方不免祈求而雨隨至者多是龍捲江河

之水而上非陰陽交感而成也觀徽宗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其事見國史後補雨中那得有魚此雨是江河之水為龍所捲而上無疑矣

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瑶跡又雪詩云疑是屑瓊瑰皆比雪為瓊者以其白也許慎說文則云瓊赤玉也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萼香瓊亂殘英絳雪遺謂此耳若以余觀之瓊未必是赤玉恐叔重言之誤也

宗懍云歲旦燎竹于庭所謂燎竹者爆竹也王荆公詩

云爆竹聲中一歲除而今乃用于歲前數日又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季冬之月也牛為丑神出之所以速寒氣之去不為人病耳而今乃用于立春之日皆所不曉西域正月一日燃燈中國正月十五日亦燃燈但西域燃燈本是供佛而中國燃燈特宴飲而已高麗復用二月十五日燃燈祀天神見石林燕語亦各從其便耶

嘉祐雜錄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師局務如都商税務亦休務一日其令如此然搞簡贅筆所載耗日止是耗

磨耳故唐張説詩云耗磨傳此日縱横道未宜又詩云
上月今朝減人傳耗磨辰如此則止是耗磨磨茶磨麥
等合忌之官司局務去處何必休務耶
今人謂梅雨止半月以夏至為斷梅日非也梅雨夏至
前後各半月故蘇東坡詩云三旬已過黄梅雨則梅雨
為三十日可知矣
蘇東坡嘗作端午帖子曰翠筒初窒楝鄉黍復纏菰注
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而藝苑又云東坡之意葢

謂楝當作練耳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范至能參政刋在蜀中其楝字不曾改只作此楝字不知藝苑何所見而謂東坡改作練字乎豈亦有贋作者而藝苑不能深察也

蘇東坡云故人史生為余言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

古來除夕闔家團坐達旦謂之守歳此事不知廢自何時前此四五十年小兒尚去理會今併不聞矣此事雖

近兒戲然父子團圝把酒笑歌相與竟夕不眠乃是人家所樂者何為遽止也嘗觀杜子美守歲詩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蘇東坡詩亦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棲馬鬬喧譁以至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昔人多見于篇詠則知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可惜也

余自幼聞長老言京師地方與泗州塔尖等泗州塔一十三級每級高一丈是京師地形比泗州高一十三丈

爾今筆談所載乃云京師之地比泗州高一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其數細計如此是必有所據而不妄矣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若據后山詩話所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馬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此廣陵戲馬臺非徐州戲馬臺也正猶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為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為錯誤耶

大孤山小孤山本是此孤字今廟中乃各塑一婦人像

葢譌孤字為姑字耳其地有孟浪磯亦譌為彭郎磯相

傳云彭郎小姑壻也其言尤可笑蘇東坡遊孤山訪惠

勤惠思詩云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可證

其誤矣至僧祖可作大孤山詩乃云有時羅韈步微月

想見江妃相與娛則又以大孤為大姑也

余鄉古有黄姑林時人或曰黄公林又有黄公墓流傳

以為秦世夏黄公也

古有三皇五帝至秦兼皇帝而稱之皇者三皇帝者五帝也既曰皇帝遂稱后為皇后子為皇子兄弟為皇兄皇弟族為皇族則此皇字似非所謂皇帝之皇正如駙馬者天子之壻也以副馬給之故稱駙馬不知所謂郡馬縣馬者何義天子不可以主婚其嫁女則以公主之故稱公主不知所謂郡主縣主者何義此乃與以皇帝而稱皇后皇子等類殆不容稽攷也

嬾真子錄謂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

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不若漢世印文如丞相之印章乃五字也諸卿守相者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彼葢不思漢世以土德王數用五惟其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有不足者則以之字足之今既不尚土德又不用五數奈何以此責今人謂印文只取端正而不用五字乎馬永卿智識高明議論過人遠甚而獨昧于斯所未喻也

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裁

旨初不敢指名其人獨王子無所稱乃曰王旨然上帶王字亦非所以尊王此無他葢未曾涖事初無常格故也唐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取王裁旨卻是葢是時風俗尚淳不敢過有稱呼而已本朝宣祖號安陵自太祖後更加永字者葢太祖在西京日嘗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陵故其後不敢改皆連永字者此也

國初事簡易辦科舉與奏薦皆逐歳有之治平三年有

旨自今後三年一次科舉則知其前是逐歲有也王文正公遺事云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則知此事亦是逐歲有也

本朝親王得用玉帶玉魚自神宗賜岐嘉二王始親王得用青羅傘紫羅大掌扇塗金鈒花鞌韉塗金茶鐐水罐自徽宗賜燕越二王始

徽宗初踐阼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此已兆播遷之禍

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宋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之過

舊傳徽宗見羣臣往往在宣和殿之後有保和殿保和殿之後有玉山殿又後有玉簫閣實逼外矣余以大內圖攷之宣和殿之後乃雲華殿雲華殿之後乃玉華殿又後乃澄華殿即到瑶津池實御苑也不知何故不同如此

祖宗之制異姓生封郡王者皆外戚之尊屬爾及其薨
也始贈真王若故相而有勲德亦未聞有王爵之贈况
生封者哉徽宗朝則不然是時乃蔡京用事遽封王介
甫為舒王以其弟卞之外舅也又封韓魏公為魏王以
其有援立之功而與之同也何執中之死則封為清河
郡王以其在朝同執政也以至鄭居中贈滎陽郡王童
貫封廣陽郡王若此者莫非為身謀耳謂他日既殂之
後一郡王無疑豈知禍變相仍重責以死僅免于刑戮

由其用心不臧故也然而京之所自為謀者又豈止此一二事而已耶

蔡元長在徽宗朝變亂舊章者何止一事其罪固不容于誅矣而其最大者是改公主為帝姬郡縣主為宗姬族姬姬蔡姓也今為帝姬為宗姬族姬是欲天下皆歸于姬姓也謂之不及可乎其子絛作國史後補乃謂徽宗以公主郡縣主為不典遂命有司議之以本朝嬴姓欲易公主為帝嬴郡縣主為宗嬴族嬴徽宗又以為不

合時宜因喻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以為婦人美稱不獨為姓也在我而已元長因奏言臣乃姬姓懼有嫌黴宗笑而不荅乃降手詔此一段皆是妄言觀絛之用心蓋謂當時之人不知之作此書以專掩其父之惡而不知陳東已備言之於欽宗之朝矣獨恨當時羣臣見元長之置四輔三衛以為反議三恪陪位以為反乃不言改公主為帝姬郡縣主為宗姬族姬以為反何也余謂絛之言正所謂欲蓋彌彰矣天下其可以厚誣乎

晉人夫婦皆相呼為卿王渾之妻謂渾曰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此婦稱夫為卿也山濤謂其妻曰我後當為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此夫稱婦為卿也觀古人閨閫之間其情意如此亦可見當時風俗之美

嬾真子錄載陶淵明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謂雍端乃二子名且淵明清德如此而有如夫人余觀淵明與儼等書云恨室無萊婦抱玆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

尚爾況同父之人乎以是知淵明有如夫人無疑也

續世說云吳規頗有才學王綸引以為賔客張纘出為湘州刺史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然舉盞曰吳規受汝得陪今宴規即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越日繼亡類苑云劉潛以淄州職事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撫屍大哭數聲亦亡夫前

古夫妻父子之間其至性有如此者至後世則不必然矣

唐語林載韓文公有二侍女曰柳枝曰絳桃其奉使王廷湊也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見月團團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遽追獲又有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秖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余謂此二詩決非文公所作蓋當時附會

者為之爾人家豈無侍女況又有踰垣之事文公乃唐
一代人傑豈得淫言媟語見于詩什乎
容齋續筆云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余讀
小庭亦有月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
舞紫綃隨意歌樂天自注云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若
爾則紅紫二綃亦女奴然余又見樂天詩云如何斷取
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如此則樂天女奴乃五人益
又不止如前四人也他日容齋聞之寧免一笑耶

白樂天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歸余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淒然嗟乎無情者其草木也若猶有情當此時其何以自處耶余然後知情之惑人甚矣自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而能以理自遣不為其所陷溺者幾希矣夫石崇喬知之輩非無過人之才絶俗之智一為所惑遂至喪家亡身況下于二人者乎壽禪師垂誡云但能消除情念斷絶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雖復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與夫胡僧法

謂將終與衆別云山河大地皆變滅而況人身安得長久但能專心清淨屏去三毒形數雖乖其會必同如此等語言端不可不留意也

世人見父母疾革往往有割股者已為異事矣獨國初呼延贊以子疾革乃亟割股以食之此亦世所無者

王懿恪公歐陽文忠公同為薛簡肅公壻人皆謂簡肅公能擇壻也以余觀之簡肅公葢能知人耳嘗聞公知成都日一見范蜀公即俾同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

也洎自成都還或問曰歸有何奇物公曰蜀珍不足道吾得一偉人耳謂蜀公也既而蜀公為賢從官簡肅公知人如此其得二壻皆賢宜矣

蘇東坡及官可蔭補以伯父之孫彭見墓誌黃太史過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見豫章先生傳觀二公用心如此其中非有大過人者孰能爾耶未論其文章也

蘇東坡詩云我大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掛冠及未艾當

獲一紀閒意亦欲如樂天退居之後安貧樂道優游以卒歲耳乃晚歲竄逐海上滯留七年後雖復官以歸而奔馳數月竟歿於中途良可嘆也

國史後補載蔡元長呼蔡攸爲公蔡攸其子也人皆笑之然史記陸賈傳賈亦呼其子爲公此事未可便以元長爲非

廉宣仲高才幼年及第宰相張邦昌納爲壻當徽宗時自謂平步青雲及邦昌得罪而宣仲官竟不顯病廢累

年以死其作畫松詩云獨倚寒巖生意絶任他桃李自成蹊讀其詩則其人可知

或云人家種南天竺則婦人多妬余聞之舊矣未知其果然否向在江陰時有一曹檢法者其妻悍甚蓋非止妬也曹嘗建一新第求所謂南天竺者將植于堂之東偏余是時偶到彼處姑以所聞告之曹僾然應曰其果然耶我家今無事尚不能安帖況復植此感動之物乎余曰事未可知聊為耳目之玩亦自不惡也曹曰耳目

未必得玩而先潰我心腹矣則不如其已遽命撤去坐客無不笑之

禮記孔子之父叔梁紇字叔梁稱字在名上古人下語或如此孟明視世族譜以視為百里奚之子名視字孟明政與叔梁紇同也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為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雖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

張難與並為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王元之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黄公畢文簡公以為非黄公未嘗姓夏當云綺里季夏及黄公為二人可也今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黄公又郤是其號未知其孰是也

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

我玄文步里客談謂童下合有一點葢子雲之意嘆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是即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烏雖蘇東坡張芸叟諸公莫能辨之觀東坡在惠州其子遯之死也有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芸叟以公奴早亡有詩云學語僅能追驥子草玄安敢望童烏是亦以烏為子雲之子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此南𥦗紀談所載也初疑衛是

封號然法帖中有衞夫人一帖稱衞稽首其末云李氏衞和南衞又似是其名及讀東觀餘論乃云帖中衞夫人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應稱夫族及姓也然後知衞乃是其姓而李者其夫族耳是時書之體格葢如此

蘇東坡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渠儂舊姓西西謂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而世稱西施葢東西施之謂耳東坡乃以為姓西誤矣

蘇東坡詩云獨看芙蓉傾白墮佘案洛陽伽藍記載河

東劉白墮善釀所謂白墮者當是其名然殊無意義疑斯人旣白而且大故閭里呼為白大如所謂黑闥相似黑闥本是黑獺譌為黑闥耳閭里之名鄙俗不可以理測有如此者

晁氏客語載蘇東坡好戲謔每與人笑語必曰毋使范十三知葢范淳父排行第十三也淳父平時每見東坡戲謔或稍過必戒之故耳然淳父家傳說其排行皆只云第三一處云先公第三視忠文諸子為諸父行又一

處云忠文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又一處云時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處皆只云第三家傳自不錯而客語誤載之耳

黄太史詩云為喚謫僊蘇二來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濟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則知東坡第九二矣

嬾真子録載黄太史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曰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字魯直恐未必然也庭堅乃八

愷之名本朝仁宗重魯宗道之為人嘗書曰魯直豈太史慕二公之堅直字而名之意或在是耶

甕牖閒評卷三

甕牖閒評卷四

宋 袁文 撰

家語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喪字當作去聲言如失家之狗耳故蘇東坡詩云惘惘可憐真喪狗是矣而元微之詩乃云饑摇困尾喪家狗又卻作平聲用何也案喪家狗據韓詩外傳論文義應讀平聲元稹詩葢本之

淮南子云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委

羽二字據許景衡詩云委羽人物已仙去陳跡風流猶至今委音於危切羽音俱依切乃委蛇也則知蔽于委羽之山者亦合作委蛇音矣

王充論衡云鼻不知香臭為齆則知今之人以鼻不清亮者為齆鼻作此齆字未為無自也

奬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為弊字奬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為葬字奬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為弊字至莫字

則不然莫字下亦從大其從廾者乃本於說文非俗也而世反不用所不可曉若夫奕字則又不然奕字下亦從大說文則云奕圍碁也其從廾者說文則云弈大也二字義絶不同而世混為一字用尤不可曉也

顧眄之眄乃音面字今觀束皙餅賦其間云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徧行人垂涎于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眄字乃與徧字咽字同押則知古人用眄字自讀為面字矣

潘安仁好借聲為韻其作西征賦云頖吳嗣于局下蝨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錯者鼂錯也本音倉故切乃借為倉各切焉

郭璞記云有魚名鰌有水名淆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然淆水二字自黄太史以來只作此鰌字何耶

匡謬正俗云衞夫人則有勑寫就章隨學規歷之謬勑當作敕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勅字乃是變體書

猶可用也至于勑字則與賚字同豈可謂之勅字然集韻諸書中敕字有作勑字者其誤為甚矣石正源作為此書正當別白而詳言之其見亦復如此抑可謂承其誤也敕字從朿或從來者乃朿字之變體耳與漢書東方朔傳以棗作来来者同從朿字而加力則為賚字矣嘗觀丁度作集韻入勑字在敕字門中又陳文惠公寫天慶碑作勑字已不可曉而王荆公作字說至詳悉矣敕字仍作來字解何也夫字之難辨者至多而又為人

所變改遂失古人之體

玉篇云楳與梅同字說云楳用作羹和異味而合之如媒也然則梅李字亦可作楳李矣

白疊布也只合作此疊字今字書又出一㲲字為白㲲也木綿亦布也只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為木棉也二者皆非也推其類而求之字如此者甚多左氏傳正義云字者孳乳而生既有此疊字遂生此㲲字既有此綿字遂生此棉字其孳乳豈謂此耶

沽字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平聲用者如李太白詩云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此作去聲用也如東坡詩云得錢只沽酒又曰沽酒飲陶潛此作平聲用也

杜子美字學不明其作詩多用重字而不之悟如寄劉峽州詩云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又曰姹女縈新裹丹砂之舊秤不知稱字即古之秤字其秤字乃後人誤改稱字之偏旁耳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國有乾坤大王

今叔父尊又云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罇不知尊字即古之罇字乃後人誤增尊字之偏旁耳子美作此二詩郤不如韓退之鄠城聯句云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擲雇笑金仍祈郤老藥前藥字葢本子虛賦中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音酌藥音略後藥字乃如字退之所用一字其實是二字子美所用二字其實是一字

唐韻欸音靄乃音媼黃太史書元次山欸乃曲註云欸

音襖乃音靄太史誤耳洪駒父詩話亦云欸音靄乃音媼是已苕溪漁隱不曾深究乃謂駒父不曾看元次山詩及太史此註妄為之音而不知已自不曾看唐韻反以駒父為誤也

韓退之詩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作字與過字同押音做明矣苕溪漁隱云老杜詩主人送客無所作作字當音做也余謂黃太史詩云斂手還他能作者此作字豈不當音做乎盍與前二作字義同也

韓文公詩末諳鳴摵摵窯茗溪漁隱云摵音縮又音索

𣥆此二音皆無咎詩云上山劚白紵山高葉摵摵持歸

當户績為君為絺綌郤又音為慼矣

五經文字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此二字從弟從夷夫

弟者弟也夷者姨也有同體之義前古制字不為無義

也

羊者羊也當從𠆤從干作羊字見五經文字莧者山羊

也當從𠆤從見作莧字見林氏字源二字必從𠆤者盖

象其角耳然則制字誰謂無法乎

世言俸給俸字皆作諷音今案禮部韻略俸字卻與縫字同如此則俸字當為平聲不當為去聲矣

華陽華字是去聲華山之華也林和靖詩云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閑步岸華陽疑華字不可作平聲小乗禪乗字是平聲汪彥章詩云應物聊為小乗禪疑乗字不可作去聲

宋莒公謂回字直屈一筆非兩口也余觀蔡君謨作回

字多從此體然後知吕公之言為可信不疑
資古紹志集有逡遁退讓字歐陽文忠公以遁為循初
亦疑之後見羣經音辨云遁音循然後知音循為是文
忠公自不妄也
因話錄云祠部俗謂之氷廳氷字唐書音作去聲歐陽
文忠公詩乃有獨宿冰廳夢帝關冰字作平聲用文忠
公誤矣而沈存中作江南春意樂府詞云艇子隔溪語
水光冰玉壺冰字自音去聲則知冰字可以作去聲音

故存中特著于此

字説于種字韻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艸木亦或種之然必種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是王介甫亦以種為種字焉藝苑雌黄云種植之種其字從童之用切種稑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葢與此意同矣

今人作添減字添字從氵是也而減字從冫冫乃是冰字于減字有何意義其謬誤有如此者蘇東坡書皇太后閤春帖子云宫中侍女減珠翠作減字方為得體夫

字固有難知者而添減二字殊易曉雖善書者略不為稽攷秖循俗而書之殊可怪矣

柰何乃連綿字世多稱無柰何是已柰字上從大下從示當作奴箇切不可作奴帶切而音為柰字也蘇東坡詩云平生不盡器痛飲直無柰舊人舉眼看老伴餘幾箇柰字乃與箇字同押是東坡詩用柰字作奴箇切矣若木下示卻是奴帶切果木名與柰字自是兩字

絺夸絺字本仄聲蘇東坡詩云千金得奇樂開示皆絺

苓是已而唐子西乃作平聲其詩云豈有豨苓觧引年是也

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比矣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黄之說云自是斷葷血乃復用此葷字不知何故

蘇東坡作參寥子真贊云惟參寥子身貧而道富辯于文而訥于口外尫羸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譏刺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

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其間口字合音孔五切見詩補音過字合音古字見唐韻庶幾與贊中武字五字叶也此知前輩作文不妄下語皆有所本矣

字之從水者篆文作此氺字蓋水字也至隸書不作氺字乃更為三點亦是水字然三點之中最下一點挑起本無義乃字之體耳若不挑起則似不美觀本朝獨黄太史三點多不作挑起其體更遒麗信一代奇書也

匡謬正俗解果字云果然飽貌夫果然乃獸名黄太史

帖云腹猶果然以腹大故耳然不可止云飽貌也

黄太史云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于來字韻中用法士多懷能乃是僧似鼈耳據此則才能字不可作奴來切押矣然古文固有用本字而借他音者張平子西京賦云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郭璞遊仙詩云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凌岡掇丹荑夫龜字作鳩字音萊字作黎字音非本字而借他音押者乎又況荀子成相篇云世之災妬

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潘正叔贈王元貺詩云游鱗萃靈沼翔鼻希天階濟川用舟楫致治由賢能其用能字固有作奴來切者太史豈一時失記而誤言之耶

米元章寫遂州聖母廟碑梁字更加木而作樑字梁字自有木何用更加木也

役字古或從亻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葢知之矣故其帖文陋邦幸得君子與遊未良款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戍則操戈役則執殳余謂此役

字不必從彳止合作役字五經文字自有此役字也

淋浪二字浪字乃平聲蔡君謨詩云堂上壽觴淋浪滿

其浪字卻作去聲用漫浪二字浪字乃去聲李方叔詩

云令人卻憶漫浪翁浪字卻又作平聲用皆所不能曉

者也

筆談辨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非從天良是然從

矢者亦非也葢吳字從口從夨夨即大字其義與吳同

皆訓大聲故從口從大吳字正不當從口天前輩論之

甚詳矣蔡君謨有美堂記云以資富貴之娱娱字卻寫作娯字非也

蔡君謨寫東閣記景字頭上從口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口均誤也獨不見漢書音義解景字云日居于頭上京在其下故為景耶何失稽攷如此

詩家用乞字當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入聲用者如陳無已詩云乞與此翁元不稱蘇東坡詩云何妨乞與水精鱗此作去聲用也如唐子西詩云乞取蜀江春

東坡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此作入聲用也

柰字從木奴帶切奈字從大奴箇切字形音訓全不同然人寫柰字往往多作奈字奈字之作柰字葢二字易于相亂故多錯誤胡宗愈寫杜子美詩雞棲奈爾何柰字從大誠是也然其後寫宿陰繁素榛合作柰字今乃作榛字其左既添一木若復從木疑字書無此字所不可曉

信者使人也今乃以為書信之信東觀餘論引援古昔

辨之為甚詳而獨不記顏真卿麻姑仙壇碑云有項信還但聞其語一事何也則知信者果為使人矣

孟浪二字世皆作如字讀今案西溪叢話載孟浪二字孟字音母朗切又案匡謬正俗載孟浪二字浪字音盧黨切然則孟浪二字當作上聲讀矣

屏營二字據藝苑雌黄乃有傍偟恐懼之意屏音畢盈切本朝有徐安人者能詩有集行世其作秋扇詩云西風颯高梧枕簟凄以清團扇猶在側揮弄意屏營觀其

詩意似與藝苑雌黄所言相合若揚子雲萃之屏營𣿖
擅其政庾亮讓中書監表云憂惶屏營不知所厝此二
書皆音屏為上聲誤矣

昔字古作𦣻上從四人下從日四人乃肉形得日則乾
正脯腊之腊字隷書乃作昔遂借為今昔之昔後人不
察前人之意以為此乃今昔之昔字卻于昔旁復加月
是添一肉以為脯腊之腊正猶莫字已有日復加日在
其下暴字已有日復加日在其傍殊失前人之意也

鈔鑼二字字書云鈔素何切鑼與羅同音當喚為沙羅也而今人竟用作沙羅者無他意姑取其一邊耳

今人作脆字從月從危非也字書脃字乃從月從色葢從絶省耳言肉易斷也

膂肉之膂將謂用此膂字字書中乃出一吕字云脊肉也象脊膂之形又象律吕上下相生之形然則膂肉字當用吕字耶

波稜出西域泥婆羅國軍達出大食國今四字皆加草

于上可見字書之誤

古來慶賀必有物故慶字從鹿賀字從貝

鷹字既從隹又從鳥似不應重疊蓋雁字只從隹于雁上加一點乃雁字也今再加鳥者抑後人妄增耳

盧黑色也古劒名湛盧者謂湛湛然黑色也犬名韓盧者蓋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水名盧龍者北方謂水之黑色者也果名盧橘者亦黑色也

今人作寬字于見字旁須著安一小點蓋寬字從萈音

胡官切乃桓字山羊是也能宀其山羊惟寬為可故寬字從宀從萈若妄作莧字乃是菜名非寬字之義也

甕牖閒評卷四